

小疯子和疯子

□张末

打我记事起，外曾祖母就到处跑来跑去，有时在田头，有时在路口，她总出现在我的四周，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我讨厌她，甚至恨她，她让我成为了同学间的笑柄，我被称为“小疯子”。我曾有好几次哭着跑回去告诉母亲，甚至因为她，我害怕得不敢出门，小学一年级我就办理了休学，在家里待了大半年。

重新回到学校，在一次放学的路上，我因某事和同学打架，在我被同学按倒在地时，她突然出现了，她拉开了那个同学，做着守护我的姿势，我的同学用石头丢我们，口里喊着“大疯子，小疯子。”她笑着为我挡着小石子，这是我半年后第一次见她，我爬起来，头也不回飞快地往家跑，听到后面有人喊：“打疯子，打疯子。”

在我的记忆里，外曾祖母总是被人追着丢

石头，她总是在笑，总是一直在跑。只有当我遇到危险时，她才会收起笑容，像一个母亲保护自己的小孩一样，站在我的身旁。她见到我总说我像我母亲，叫我“大姑娘”。我也曾问过母亲，母亲说她读书的时候外曾祖母也经常在她的身边保护着她。

不管怎样，我还是讨厌她，还是恨她。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才知道了外曾祖母的一些事情：外曾祖母出生在书香门第，当年也曾出落得亭亭玉立，后来嫁给了当医生的外曾祖父。在那个战火连天的日子里，跟着外曾祖父四处救人，在一次救援中，外曾祖母看到满地都是死尸，由于惊吓过度，才得了失心疯。

自从得知外曾祖母的事情后，我唏嘘不已，对她的厌恶憎恨之情顿时消失于无形。

在我读高三那年，外曾祖母离世了，等我都知道时都已经安葬了。我愤愤地问母亲：“为什么不通知我？”母亲说：“那时你正在冲刺高考，就没有通知你。”说完，母亲的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哽咽着说：“那天下着大雨，她非要吵着去给你送伞，我们不让，说你在学校寄宿不回来，她还是自己去了，走了十几里，等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掉下悬崖死了，手里还握着那把你当年送给她的伞。”

我的心好像被什么戳了一下，我的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我拉着母亲的手让她带我去外曾祖母的坟头去看看，那一天我哭了很久很久，为我的无知而哭，更为她不幸的一生而哭。

如今每逢清明和冬至，我都会到她的坟前坐坐，说一说一个“小疯子”和“大疯子”之间才会有的心事。

生孩子那些事儿

□施光华

不久前，一位亲戚托我替其女儿找医院生孩子，因为指名要某医院并且提出预留一套单人房间，这没让我少烦神，但谢天谢地事情总算办成了。如今孕妇生孩子不仅程序多而且费用也高。从怀孕到生产足足产检十大项涉及重复的和重复的内容多达数十个。如果你愿意多花钱，还可以做四维彩超，将肚里小孩活动情况录成视频存入U盘内供你欣赏等等。一套单人房间，一周左右时间费用万余元。一个孩子生下来，各项费用高达一万多元甚至数万元。除去医保报销部分，个人掏钱不是小数。这不由得使我想起过去那些生孩子的事儿。

我原先的一位邻居说，她母亲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位通过郊区政府推荐，经过市妇幼医院专业培训的乡村接生员。几十年来她接生出来的孩子不下上百人，现在大者近五十岁，小者二十多岁。从未失过手，个个都健健康康的。到孕妇家接生，刚开始几年，收个3~5元劳务费，后来发展到每次收20~30元，小孩满月吃个饭，收几只红鸡蛋，仅此而已。

1962年我当时12岁，母亲中午从生产队下工到家刚端起饭碗肚子疼，家里人赶紧找来接生婆王奶奶，不大一会儿，我弟弟就出生了。也同样付给王奶奶几元钱请吃个饭给几只红鸡蛋。弟弟今年50多岁了，身体壮硕，头脑灵活，做个小生意，小康生活，也是带孙子的人了。母亲生育了4个子女，老人家今年快90岁人了，身

体尚好，尤其思路清晰健谈乐观。

说起生孩子，我又想起一件事。记得我家后门不远处有口大水塘，塘埂下面有条土公路，1964年秋天一个下午，一位30多岁模样孕妇走亲戚返程途中，在大塘埂上生孩子，只见孕妇坐在塘埂上，自己动手接生，事毕用衣服裹住孩子抱着就走了。乡亲们望着塘埂上留下的一摊血迹和产妇离去的背影，个个吓得目瞪口呆：这位大姐厉害了！

1980年我爱人持厂职工医院一张介绍信住进市内某医院生孩子。一个产房住七、八个人，加上服侍亲属，十来号人。虽然条件不咋样，但医护人员服务周到，期满催走人不谈钱，其实单位肯定付费了，只是个人不知情，但估计不会超过千元，因为30多年前，人们收入不高，物价也很便宜，加之生孩子也不搞那么多繁琐的产检等等。

繁衍后代，延续生命，这是母鸡也会做的事，何况是人类呢。我无意贬低产检，相反我更加推崇之。今非昔比，世界在改变，像几十年前的生育费用肯定不会再有，像那位产妇冒险动手接生也断然不可取。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优生优生观念深入人心，医疗部门迎合了时代需求值得肯定，孕妇付费自由选择也无可厚非。只是善意提醒提供服务方和需求方本着高效节俭原则，去除一些可有可无的服务项目，让优生优生更加完善完美。

水井的那个年代

□李伟

俯首拾起儿时的记忆，镶于我岁月的片断，那划破时空的痕迹，一直烙在我流年似水的梦幻中。伴随着金色的童年，浑然间像回到了天真可爱的童年。小时候，我的家住在一所小学校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校内住着七八户教师及亲属，大家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走得非常亲密，过着知命乐天的温馨生活。

那个年月，自来水还不普及，校园里引以为豪的是院内的一口水井，校内所有人家和周边的人们吃水都靠它，但离校园偏远的小街居民吃水只好在设在街道两头的水房买水吃，水井不算太深，上边是用石条砌成的井栏，高约半米，周围是用水泥铺成的路面，每到中午和傍晚，校内的大人孩子提着铁桶、木桶依次来到水井边，把一桶桶水从水井里提上来，人们洗菜、淘米、洗衣服都用它。夏季，井水凉润，大人孩子常常用它防暑降温，记得有的人家把买来的一大西瓜用网绳捆好，放进水井里，几个时辰过后提上来，西瓜凉在嘴里，甜在心里。冬季，水井里的水打上来时，总感到有一丝丝温热，让人们的心田里流动着一股融融的暖流，逢上干旱的年月，几个月不下雨，水井就好似一个取之不尽的“聚宝盆”。一年四季在水井边也演绎着诸多趣闻。我还记得这样的场景，忙碌了一天后，傍晚时分，家家户户围在水井边，一边洗洗刷刷，一边谈着白天的趣闻，聊着家长里短，议着小城里的大事小事，热闹的场景让人感到温馨惬意，谁家有个大事小事，热人心总会牵头送去一份关爱。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单位把我派到了皖西的一座小镇生活了几个月，小镇比较偏僻，比较落后，各家各户用的是一种土井，也叫压井，就是用根铁管，深深掘入地基，中间是方形井栏，上面用铁棍做成的手柄，取水时按压手柄就会冒出水，但费力费时，非常原始，水烧开沏成的茶水，喝在嘴里，有股涩涩的味道，水质和自来水有着天壤之别，但小镇的人们靠着压井生生息息生存了下来。那时我就想，小镇总有一天会走出封闭，能用上干净、清纯、甘甜的自来水。小镇的人们盼着这一天早早到来，许多年过去了，小镇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自来水的普及，小镇人终于梦想成真。

我时常想，一个人的生活与生命就像一口井，谁也无法估量井水的深浅，坚韧像钢铁的钻头，一个劲往自己这口井的深处掘，井水就会源源不断冒出来，关键在于坚持不懈。人生的过程，就是站在自己的井台上打水的过程，只要勤奋地打，不管风吹雨打，不停顿，终究会打出水来，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拥有的水会是一条滔滔大河，当心底有一条大河源源流淌时，会有一种透彻的坦然使人进入自由的境界。

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变化，水井早已成为了历史，水井的年代也一去不复返了。老城还在继续改造，我所生活过的小学校，我的父辈和我少时居住的院落不在不久的将来会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消失，取代那里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天地。

秋天的味道

□漆武

秋天的味道是因人而异的。

说远点，有元代马致远留下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让人荡气回肠。近点的，徐志摩《沪杭车中》映入眼帘的“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读后，平添几缕悠悠情思。

在诗人眼中，触物伤情，见景而生情，好似见怪不怪。而对于我们寻常人，却常视而不见。

最近爱人因工作繁忙，我陪孩子的时光比平常多了些。早上送上学、晚上陪作业、睡前讲故事……一连十多天下来，与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感情更融洽，也算作是对前期陪伴较少的零星弥补。

朝阳刚刚升起的一天早上，虽已过小雪，阳光依旧温暖如初春。我照旧牵着孩子的手，向学校方向边走边随意聊起来。

“喜欢秋天吗？”“超级喜欢！”孩子的回答让我惊讶。

“为什么？”“因为喜欢金黄色的落叶，我可以用水彩笔把它画出来，还有草丛中没有可怕的虫子，它们藏在洞里捉迷藏，春天才出来……”不曾想到，下午放学后，孩子就在小区花

园里拾掇回一些落叶，小心翼翼地拼成一棵叶子稀疏的大树，周围满阶黄叶，用粘胶黏在硬纸板上，还分别涂上了灰色、黑色和她喜爱的金黄色。

晚饭前，孩子将精心制作的作品摆在我眼前，叫嚷着给取个名字。我想了想，接过孩子手中的水彩笔写下“秋味”，逗得孩子不解地哈哈大笑。

欣赏着孩子的作品，一种莫名的自惭形秽油然而生。让我意料之外的是，秋在稚嫩的孩子看来是金黄色的，是一个充满童话般、五彩斑斓的世界，这可能便是孩子心中秋的味道。这种味道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品味得到，只有纯真的心灵去感知才能收获。

秋之于每个人又何尝不曾公平？不必具备诗人一样的慧眼，唯独有一颗纯净的心灵。而我，平日里更多忙于所谓纷繁复杂的琐碎尘事中，行路匆匆，心灵早就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纱，早已遗失了那份纯真。以至于眼前的美景，大多悄然从指间无情地滑过，丝毫不留踪迹。

生活的乐趣，也许只需我们驻足刹那，心灵栖息片刻，秋味仰或就在我们寻常路过的楼宇缝隙间、脚下的草丛中。